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

同治元年。壬戌。正月。丁亥。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上海僻處一隅。勢如纍卵。而該處華洋商賈輻湊。餉源甚裕。近聞兩月之閒。洋稅已收至八十萬兩。如能協力保全。得人而理。於餉需籌濟。定屬有裨。且能緩急就近應手。著曾國藩左宗棠悉心籌畫。於將來進攻蘇常一路。亦必有益。至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竟惟利是圖。一有事機吃緊之時。往往坐觀成敗。若欲少藉其力。必至要結多方。有情理所斷不能從之處。昨因薛煥有據蘇省紳民公呈稟請借洋人勦賊之奏。當經從權諭令該撫熟計。以期無拂輿情。

諒該大臣早能洞悉。洋人既不足恃。仍須該大臣酌派名將勁
兵前往。方可萬全無患。
癸巳。江蘇巡撫薛煥奏。上海洋涇濱西北兩面。經英法兩
國與署藩司吳煦會商穵濠築橋。以顧洋商貿易之地。此
次辦理防務。祭英法文武各員。頗為出力。惟賊勢眾多。若
當危急之時。深慮其游移袖手。致蹈甯波故轍。查洋人生
性好勝。喜爭顏面。儻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一言。為其
協助防守。必可壯我聲威。前者江浙兩省紳士與英國參
贊巴夏禮等會商借師助勦。臣已據情具奏。懇候
諭旨遵行。近日該紳士等因事勢危迫。擬與該國官商設局籌防。

上海本係通商地方。中外自應同心保護。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與英法二國住京使臣。會商定議。並予溫言獎

勵。俾各鼓舞奮興。至淞滬各防軍餉。以稅釐為大宗。遇有

倉卒要需。時向華洋各商借貸應急。現據吳煦稟總計積

欠為數已多。旬日以來。各路梗阻。商販裹足不前。上海市

無貿易。以致釐捐絲毫無收。軍餉來源已斷。而華洋商人

欠款無從籌還。以後更難與之挪借。不得不籠絡洋人。使

之樂為我用。庶於大局有裨。

薛煥又奏。十二月二十一日。大股賊由蘊藻河兩岸。直撲

吳淞鎮。北岸之賊。竄至泗塘口。南岸之賊。竄至吳淞對岸

之西翹渡。又由南面繞至對岸周塘之東翹渡。我軍水陸夾擊。轟斃馬隊甚多。該處係各國商船出口要路。本有法國輪船住泊。並在陸路建有礮臺。該國兵頭見逆氛甚熾。同時水陸均開大礮。賊匪死者無算。始由江灣一路竄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煥奏浙江紳士呈請借英法官兵勦賊。當經諭令該撫督同該紳等酌量辦理。茲據薛煥奏賊撲吳淞口。經法國輪船協同水師擊退。請飭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將借師會勦商定。俾洋人益形鼓舞等語。浙省賊匪悉眾東竄。奉賢等三廳縣不守。上海情形實屬萬分危急。借師助勦一節。業經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商酌。現據薛煥奏英

法文武各員願為出力。且法國輪船為我開礮擊賊。是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徵。上海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為保衛。而逆賊偽示內。乃有上海貿易之洋商。去歲在蘇已有成約。兩不相擾。儻敢抗敵。則是自取滅亡等語。是不獨以通匪汙衊洋人。且意存威怵。想洋人見此。亦必願為我出力。自明心跡。亦何肯袖手旁觀。甘於畏憚賊匪。致形孱弱。軍務至緊。若必俟總理衙門在京商酌。轉致稽遲。所有借師助剿。即著薛煥會同前次呈請各紳士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剋日辦理。但於剿賊有裨。朕必不為遙制。其事後如有必須酬謝之處。亦可酌量定議。以資聯絡。至江北及閩廣調往師船均為剿匪而設。並著薛煥知照

洋人。庶克敉戢。

丙申。

諭內閣薛煥奏逆匪竄偪滬汛在滬英法文武各員。協助勦辦等語。據稱逆匪直撲吳淞鎮。復擾及東西龍渡。官軍奮力攻擊。該處適當法國輪船住泊。並陸岸建有礮臺水陸開礮相助。兇賊無耶。其上海城垣等處。亦經會同英法文武各員。挖濠築橋。籌商防勦。英法兩國。自換和約後。彼此均以誠信相孚。此次在上海幫同勦賊。尤見真心和好。克盡友邦之誼。仍著薛煥曾飭官軍認真防勦。力埽賊氛。嗣後英法文武各員。稍有協同助勦之處。均著薛煥隨時迅速馳奏。不得沒其勞勩。以彰中外和好。同

心協助之意。

著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奴才等

所屬地方。惟呼倫貝爾與俄國接壤邊卡最多。該處額設

副都統銜總管一員。原為專司西北一面地界。奴才等因該

處地界遼闊。且距省較遠。當經嚴飭該總管珠勒格訥等

督飭各該卡官認真巡防。不可稍懈。本年十一月十三日

始據該總管報稱。派員查得距巴彥珠爾九等五處卡

倫。百八十里至五六十里。有俄人越界偷割羊草。或二三

百堆。至五七百堆不等。並有偷窖地窖七處。並無俄人看

守等因。詳請指示辦法前來。奴才等隨飭令派委妥員按照、

和約。善言開導。不准激烈啟釁。並告以本年夏間黑龍江城所屬右岸地方。曾有俄人越界偷墾荒田。約有六晌。並房一所。並割草等事。經署副都統愛紳泰隨時派員查得遺照和約。據理剖辯。該頭目承認約束不嚴。自將房地平毀。並給有俄字將越界俄人懲辦。嗣不准再有違約越界之事。有該處前案可循。自應執持條約。仿照辦理。面見該夷耶。善言開導。令其將所它地窖。並所割羊草自行棄毀。以免下年再有偷越情事等因。剳行去後。茲於本月十四耶。據該總管報派員往見俄酋。尚屬不違情形。承認各處所堆羊草。係俄人越界偷割。搬取遺剩之物。願將各處羊

草搬取淨盡。並將地窨平毀。該總管等即准照辦理等因
詳報前來。竊等伏查該俄人譎詭性成。貪詐無厭。凡事逐
漸施為。現在江左地面數千里。業已盡為所有。總因該管
各官積漸因循。日久恣縱。以致俄人肆無顧忌。貪圖展占。
遂成積重難返之勢。已屬無可如何。茲當立法之初。和約
已定。即删除積弊。加意嚴防。尚恐復蹈故轍。儻不加詳慎
再將右岸地方任其偷越。勢必又無底止。迺該總管等於
邊界事務漫不經心。致令到處越界偷割羊草如許之多。
前既形同聾瞶。任由卡員怠惰偷安。縱容偷越。仍復按月
結報。迨經嚴飭查出。詳示辦法。又復任令將遺剩羊草搬

回。並不令其毀棄。實屬辦理草率已極。若不據實參辦。於邊防殊有關繫。奴才等曷敢避嫌違悞。稍事姑容。相應請旨將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珠勒格訥先行革職。以示懲儆。奴才等仍飭取各該卡官並巡查各官職名送部。一併嚴議。從重懲辦。庶可稍期整頓。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特普欽。那敷德。奏呼倫貝爾與俄國接壤邊卡較多。該處總管珠勒格訥並不加意防範。致令俄國民人越界偷割羊草。或二三百堆至五七百堆不等。並有偷挖地窖等事。經特普欽等飭令派員前往理論。始據俄人承認偷割。願將各處羊草搬取淨盡。並將地窖平毀等語。該總管疏於防範。

已屬咎無可辭。迨與該國按約商辦。又復任令將羊草擬回。並不令其毀棄。辦理尤為草率。呼倫貝爾副都統衔總管珠勒格訥着卽革職。以示懲儆。該將軍等辦理此事。防微杜漸。尚屬認眞。嗣後各處邊卡事宜。務當督飭在事員弁。隨時嚴密防範。不得於已經偷越之後。再煩脣舌。庶足消患未萌。至該城各營官兵。尤宜勤加訓練。以資捍衛。毋得視為具文。是為至要。珠勒格訥所出總管員缺。關繫緊要。並着特普欽等秉公遴選。擇其精明幹練。並能熟悉外國情形者。酌保前來。候旨簡放。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

奏前與明緒會奏與俄國分界。擬將前定明年四月十三

日期會議展至七月。並由各該將軍大臣添派委員及蒙古官弁。各按本境周查等因。經總理各國衙門與該國住京公使議定。來文內稱擬展會議之期。不過六月十五日等因前來。竊伏思該國既照依往後展期。未便再令改議。祇可即依所約赴緊辦理。復據該公使面稱自塔爾巴哈台會齊。再分往東西會勘。未免枉歷程途。擬於會勘地界。或起或止之處。會齊順路勘議。不致多勞往返等語。經總理各國衙門面覆以該處自有一定地方可以會齊。咨令由等自行斟酌。與俄人會商定地會齊。查該國續約內所指自沙賓達巴哈末處邊至浩罕邊界。係通共分界起止

之處。應自烏里雅蘇台過科布多越塔爾巴哈台至伊犁。經過四城。袤延萬里。若再加周查往返。齎赴塔爾巴哈台會議。誠如該公使所云徒勞往返。終年不能蕆事。現在該國既遵從四月開期會。復請順由定界起止之處。隨勘隨議。所言亦在情理之中。應即專文呈復總理衙門。先允該公使改期明年六月十五日之請。以示信義。若明年舉與明緒同哈布齊賢帶領委員齎赴分界起止之處勘議。烏拉不敷使用。斷難如期赶到。又不能攜帶各處蒙古越境供支。致滋苦累。勢多滯礙難行。合無懇

恩請

旨添派科布多大臣一員。與奎暨明誼博勒果素哈布齊賢各就
本境帶同原派添派章京蒙古官員。約定明年某月日各
與俄使在各本境起止之處。會齊勘議。並請由總理衙門
向該國公使商令該國亦添派俄使一二員。分作西北兩
路使臣。與奎等分界會議。方不致愆期失信。且事後各有
專責。可期日久相安。溯查分界起止。沙賓達巴哈末處為
烏里雅蘇台起處。至阿拉坦淖爾為止處。即科布多起處。
至輝邁拉色為科布多止處。即塔爾巴哈台起處。至津吉
里克為止處。即伊犁起處。至喀布什浩罕邊界為伊犁止
處。以上四城邊境各有起止。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城

為北路。塔爾巴哈台伊犂為西路。亦各有起止之處。擬請
仍照　等與明緒前次議奏。必先勘明我境。覈准輿圖。須令
原派添派各委員往前展改查勘日期。均限於三月中旬
即各赴本境周查。擬定圖說。各呈請　等覈准。　等與添派
之科布多大臣督同勘定。於六月十五日前。同至阿拉坦
淖爾會齊。約定俄使在北路烏科二城適中起止之處。據
圖會議。明緒。博勒果素。亦督同勘定。於六月十五日前至
津吉里克。與哈布齊賢會齊。約定俄使在西路塔爾巴哈
台。伊犂。適中起止之處。據圖會議。兩國西北兩路。俄國欽
差及我

國

欽差議定後。即各就近互換信約。據以建立界牌鄂博。不難剋期

蕆事。以完通案。如此分為四段履勘。約在兩路會議。庶可

跂期會於臨時。更可專責成於事後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辛丑。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江浙逆匪糾眾數十萬。併力東趨。奉賢南

匯川沙廳縣失陷。上海情形危急。薛煥有應辦地方公事。及各

國通商事務。不能專意防勦。馮子材著即前赴上海統率各軍。

務當加力整頓。以戰為守。勿使我兵勇與外國人稍有嫌隙。蘇

省紳士呈請借助洋人。並據薛煥奏洋人助勦。懇予溫言獎勵各情。業經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再三激勸。意頗惟悅。發去明發諭旨一道。即著薛煥宣示。所有通商聯絡事宜。薛煥務與該紳士等一氣呵成。妥籌駕馭。使馮子材得以激勵各軍。奮勉圖功。庶不致為外國人所笑。是為至要。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於上年六月間。曾以賊氛未靖。力求制勝之方。因與總稅務司赫德論及購買外國船礮之事。據赫德稱洋藥一項。如照所遞之單。徵收華洋各稅。於進口後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地方官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稅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

宜。歲可增銀數萬兩。此項留為購買船礮。深足裨益。當今將船礮價值分晰開單呈遞。並經專摺奏明。擬俟其價值開明後。即請於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籌款購買。俟將來洋藥票稅。收有成數再行歸款。並給赫德劄文。令其購買運到時。即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駕駛。惟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各事宜。應請

飭下官文曾國藩等豫為熟計。一俟運到。即請

旨辦理等因在案。嗣據赫德開單前來。臣等查其單內所開。計置買鳥槍火箭車礮槍刀。及大中小三桅輪船。及煤炭等項。共需銀八十一萬餘兩。雇募外國官兵船戶帶輪水手等

人。共需工銀四十八萬兩。又挑選演習官兵一萬名。又輪

船十隻。須用中國水手八百餘名。以三月計。需費銀約三

十萬兩。通計需銀約一百五六十萬兩。臣等以其需費太

鉅。恐各關稅項未能如數抽出。且查單內所開應雇外國

船戶等人。多至數百名。與前言祇須雇用兩三名司舵司

礮之說不符。因與駁詰。據稱因事急時。恐內地人不能熟

習。故非多用外國人不可。臣等以其人數究竟太多。況如

鳥槍手槍刀等皆非制勝必需之物。因復與赫德另開一

單。覈減至八十萬兩。赫德時將赴滬。因稱俟伊到滬時。當

與薛煥商辦。旋據赫德由滬來信。聲稱據薛煥云如祇須

八十萬兩。尚不難於籌措。若由總理衙門行文分派粵海關籌銀二十萬兩。閩海籌銀十萬兩。廈門甯波各籌銀五萬兩。江海一關亦應籌銀二十萬兩。以備購買等語。臣等以此言出自赫德一面之詞。恐不足信。當於十一月內函致薛煥。詢其是否果有此論。即行確查聲覆。以便辦理。嗣以薛煥久未答覆。又經函催。茲於正月十六日始據薛煥覆稱購買外國船礮。亦多流弊。即如從前所買外國輪船。咸豐十年間正在急需之時。英領事忽將外國水手舵手礮手悉行撤回。不准為中國僱船轟賊。大為掣肘。現在購買外國船隻。深恐仍蹈前轍。但如事在必辦。亦當盡力籌

捐銀兩等語。臣等伏思該撫所稱咸豐十年間外國將所

買輪船忽撤水手等人一節。查彼時正值天津與外國接

仗。彼此相持。是以不顧彼國人為我所用。今既換和約。與

十年間情形不同。即使雇用彼國人駕駛。諒亦不致再有

掣肘情事。況赫德前曾言及如買輪船。亦不必定用換約

各國之人。緣換約各國各口。皆有領事官。少不如意。即未

免心存挾制。臨時反多掣肘。不如用未經換約各國之人。

彼此無隙。可以終為我用等語。即接薛煥奏摺。現在上海

打仗。亦係雇募呂宋二百人。幫同出力。並有受傷多名。則

赫德所言非盡無因。將來購船時。若亦雇呂宋等國人駕

駛。更不致有臨時掣肘之虞。現在浙江杭甯失守。難保該

逆不為海上縱橫之計。是南北各海口。處處皆萬分吃緊。

斷不可稍事因循。以致貽誤大局。既據該撫聲稱如事在

必辦。亦可盡力籌措。諒該撫必係確有把握之言。除甯波

一口。不能責其照辦外。相應請

旨飭令兩廣總督循來巡撫粵海關監督於粵海稅項下籌銀二

十萬兩。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福州將軍於閩海廈門稅項

下籌銀十五萬兩。以備江蘇巡撫咨取應用。至駕駛輪船

之人。既據該撫聲稱恐事急時。內地人不能熟諳。人稱此等

人須雇用未經換約各國人。可以為我所用。且現在薛煥

上海打仗。亦係雇用呂宋人幫助。深為得力。是無約各國
人之可用。已有明證。臣等以為此項駕船之人。似不如徑
用呂宋等國之人為妥。此層應令薛煥與赫德臨時相機
辦理。惟此項船隻。有兵船貨船信船之分。信船最小而貨
船較笨。均非可資禦侮之物。前據赫德云。南省舊有二隻。
並非打仗之船。已經廢棄。殊為可惜。此次購買。必須查明
確係兵船方可購買。臣等仍一面劄飭赫德。令其遵照辦
理。俟購買運到時。交江蘇巡撫查收應用。天津大沽一口。
密邇
京畿。尤關緊要。惟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稱該口並無停

泊在彼輪船。無從購買。應令江蘇巡撫於赫德購齊運到後。酌分數隻。駛赴天津。以備北洋防守之用。毋得稍存畛域之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杭州甯波等府失守。沿海各口。宜加防範。諭令薛煥等將購買外國船礮。速籌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船礮銀兩。與署總稅務司赫德覈計。約需八十萬兩。並據薛煥函稱如事在必辦。當盡力籌措銀兩。請飭該撫趕緊與赫德商酌購買。並請飭閩粵兩關分籌銀兩。兩江總督撥派官兵。前往上海聽調等語。逆匪於甯波海口擄掠釣艇。沿海地方。均形喫緊。所有購買外國船礮最需銀八十萬兩。尚

屬力所能辦。未可再事因循。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剳飭赫德赴滬商辦。並鈔錄單開船礮價值飛咨上海等口。卽著薛煥督飭該稅務司。將應購船礮軍械等速為購買。其船隻務須購覓兵船。不可以貨船信船充數。其駕駛輪船。應否雇用呂宋等國之人。以免臨時挾制。著薛煥商令赫德相機辦理。至酌配兵丁及統帶大員。著曾國藩於水師官兵內遴派得力鎮將並兵丁等聽候調遣。一俟船礮購齊。卽行赶赴上海等處。以資防勦。現在北洋防務尤關緊要。並著薛煥於購齊後酌分數隻。駛赴天津。毋許稍分畛域。應需價值銀兩。著勞崇光於粵海關稅項下籌銀二十萬兩。文清。慶端。瑞璸。於閩海關廈門稅項下籌

銀十五萬兩。以備咨取。其餘銀兩。即著薛煥於江海關稅等項下赶緊籌款應用。其閩粵兩海關所籌銀兩。現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文各省。辦理洋藥票稅。俟徵有成數。即為歸補各關之款。以昭覈實。事關海疆要務。該督等務須協力同心。迅速會同辦理。不得稍存意見。推諉遲延。致有貽誤。原摺著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人奏。據崇厚函稱。擬挑天津存營兵三百名。各等因。詳加酌覈。英國既願教演中國兵丁。所需教演費用。每月僅需銀二百餘兩。尚屬易辦。且藉此查看外國營伍虛實。於事亦屬有裨。擬即飭令崇厚照辦。至由京派往兵

丁原擬二百名。此項兵丁。專為學習外國技藝。將來英國能否盡心教演。尚未可知。是以未敢如數揀派。現由火器營健銳營

圓明園八旗等三營。每營揀選兵丁各挑四十名。每營另派章京二員管帶。共挑京兵一百二十名。章京六員。以備赴津訓練。惟是此項官兵。係與外國教練。必須衣帽整齊方足外觀有雅。公同商酌。每員酌給整裝實銀十兩。每兵給銀八兩。已備文戶部領取。於本月十六日傳齊各該營章京具領。並於順天府量撥物價項下。提銀一百三十二兩。給每官二兩。每兵一兩。作為車價。定期二十日起程赴津。

統歸崇厚節制與英國武官認真教練。其官兵到津後錢糧。前與崇厚商議。每官每月十六兩。兵六兩。不再另給月米。其銀即在天津釐捐項下提撥。暨賞支款。

御批。著照所議。

恭親王等又奏。據英國公使威妥瑪屢稱。如欲北洋海口完固。莫如將豆貨開禁。則商賈輻湊。外國不能不保守該口。旋據英使卜魯士照會前來。詳論洋商販豆一事。禁之無益。開禁無損。並稱如各口商船雲集。該國無不協力保衛等語。臣等查天津和約禁止洋商販運豆石出口。原因恐分中國商船之利。並有妨民食。現值南方不靖。賊勢方

張。沿海口岸兵力尚單。外國如能協防。亦可稍張聲勢。且外國人情叵測。儻必力為拒絕。彼因不為我用。勢必轉而與賊暗通。時勢多艱。似亦不宜因小以誤大。復查洋船販運豆石。原以壓裝回南。並非運出外國。其於內地民食亦無大損。現欲資其協衛。似不得不略從寬大。以示羈縻。可否即照所請辦理之處。臣等未敢擅便。謹繕摺具奏。如蒙

俞允。臣等行知海疆大吏。令其張貼告示。將該使效順輸誠協力保衛之意宣示中外。即使未必實力保衛。亦可借此虛聲。以離間其精中通賊之謀。似於海疆防堵事宜。不無小裨。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准軍機處交
出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具奏籌議查勘西界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單併發欽此。臣等查俄國續約
第二條。內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
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及雍正六年所立沙賓
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自北往西
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第三條
內載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之
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西
界查勘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各等語。

臣等於上年准俄國照會。西界查勘。擬明年四月十三日
在塔爾巴哈台會齊等因。當經行文該大臣等遵照。茲據
該大臣等奏請將會議日期。再與展緩。且請頒舊圖較勘。
並以分界關係過重。臚列擬商事宜五條。開單請
飭總理衙門覈議各等因。臣等悉心酌覈。就該大臣等單內所擬
五條。分別覈議。恭候
訓示遵行。
一分查履勘須添派委員一條。據原單內稱。該國王浩罕
地境。袤延萬里。其中僅有沙賓達巴哈齊桑淖爾。特穆爾
圖淖爾三處地名。今據庫倫查覆沙畢奈係恰克圖地方。

原立有俄國界牌。但其未處無考。從此至巴揭布拉克卡倫。係烏里雅蘇台所屬。則科布多一帶。為其經由無疑。揆其地址。必與唐努烏梁海吐爾扈特杜爾伯特等處蒙古部落毗連。若派人往查。必須添派烏科二城章京。並蒙古官員數人會同前往。方可於事有濟。擬俟芬明詢回任時。與參贊大臣平瑞錫霖等公商添派兩處章京一員。蒙古扎薩克總管各一二員。奏請

簡派。伏查領隊大臣博勒果素於邊卡情形素所熟悉。請

旨添派幫同辦理。至伊犁委員僅哈布齊賢一員。擬請

飭下伊犁將軍添派章京二員。會同查勘等語。臣等查與俄國會

勘西界。自應先將地址履勘明確。方能與之會議。既據該

大臣等奏稱。領隊大臣博勒果素熟悉邊卡情形。並稱伊

犁委員僅哈布齊賢一員。自應請

旨添派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幫同明誼等辦理。並請

飭下伊犁將軍。再行添派熟悉邊卡章京二員。前往會同查勘。俾

該大臣等得收指臂之助。

一分界履勘須緩日月一條。據原單內稱卡外天寒。凍早

消遲。必待春盡夏初。方能前往。擬令各該委員於立夏前

即各赴該處周查。限於六月內竣事。各將地圖貼說繪呈

備案等語。臣等查邊卡地方天氣原與內地不同。但查勘

事關緊要。若遲至夏初方能前往。未免為日稍遲。應請
旨飭下該大臣等傳令各分界委員。於二三月間即行分赴各處
詳細查勘。限於六月前竣事。各將所勘界址繪圖貼說。特
與會議。該委員等均不得草率從事。貽誤事機。致干參辦。
一俟勘必須請領舊圖一條。據原單內稱。溯查伊犁檔案
載有乾隆二十五年伊犁大臣阿桂。奏請頒發毗連哈薩
克布魯特地圖一疏。經軍機繪竣。奏准頒發在案。迄今檔
案不全。圖誌無考。此項圖誌。雖非俄國分界憑據。然中外
交界諒自分明。即可藉與俄人比論。請
旨飭下理藩院內閣兵部。即將此項輿圖頒發。以備交各該委員

等摘往查覈片繪等語。臣等當即行文各該衙門。咨取前項地圖去後。旋據理藩院咨覆稱。並無前項地圖。嗣經臣奕訢由內務府檢出伊犂回部圖一張。天下全圖一張。內載有沙賓達巴哈等處地名。於查勘西界尚為有用。隨飭內務府造辦處各照繪一分。俟繪就後即由驛發文明誼等閱看。臣等伏查會勘西界一事。按照條約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起。遠至浩罕邊界為界。中間經過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犂四城。疆域袤延。不啻萬里。將來該大臣等覈勘明白。尚應照約設立界牌。所設立界牌之事。關係甚重。其分界起止之處。約內載有地名。尚易辦理。至

其中毗連蒙古及哈薩克遊牧之處。應如何設立界牌。方
不致有礙遊牧。約內並未載有各段落立界地名。臣等無
從懸定。應令該大臣等於設立界牌時。妥籌辦理。勿令該
國任意侵越。是為至要。
一按條約與該國從我境內卡內分界。關係甚重。不敢擅
專一條。據原單內稱。查約所指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至齋
桑淖爾。特穆爾圖淖爾。至浩罕邊界為止。查沙賓達巴哈
至齋桑淖爾特穆爾圖淖爾。距烏里雅蘇台。過科布多至
塔爾巴哈台。經由哈薩克。布魯特。並毗連土爾扈特。杜爾
伯特等。十餘處蒙古部落。彼並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恐

其任意侵占。有礙遊牧。止可於會議時與之據圖理論。若
特穆爾圖淖爾。則在伊犁邊內。至於齋桑淖爾。則明明在
塔爾巴哈台輝邁拉邑等三處卡倫之內。若自此議分。不
特占踞我國之邊界。恐將中華原設之卡倫。更被其包入。
勢難任其侵越等語。臣等勘分西界原定條約內。係從沙
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自此往
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今據
該大臣等奏稱沙弼奈嶺。係哈克國地方。原立有俄國界
牌。但其末處無考。所稱沙弼奈嶺。是否即係沙賓達巴哈。
原奏內並未聲敘。應令該大臣再行詳查以昭慎重。至所

分之界。經由扎薩克。布魯特。並毗連各蒙古部落。若今其任意侵占。不免有礙扎薩克及蒙古遊牧。該大臣會議時自應與該國據圖理論。至齋桑淖爾。既查明在塔爾巴哈台碑遺拉色等三處卡倫之內。若自此議分。既應占踞我國邊界。且恐中國原設之卡倫更被其包入。是斷不可任其侵越。但如指明不許其於此立界。該國又得以條約既定為辭。不免藉端曉舌。該國人之性。向來得步進步。況事關分界。難保該國不有意欺蒙。為日後侵占之計。該大臣等膺此重任。務當悉心籌畫。慮出萬全。將來會議時。固不可徒事紛爭。致啟邊疆之釁。亦不可稍事遷就。使遂侵占

之謀。辦外國事。能以不剛不柔處之。則該國亦無所用其

狡詐矣。

一俄國所定會議月日。須往後展緩一條。據原單內稱前

准總理衙門行知該國議定於四月十三日遣使來塔爾

巴哈台會議。今既奏請分界展緩。若不將舊界勘明釐定。

無憑與之分界。各該委員四月開出卡周查。至快亦須六

月內方能查徧。將圖貼說。始得據與會議。若照原定四月

十三日。斷趕不及。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即與俄國住京公使議明。於七月之內商准日

期等語。臣等當即照會該國住京公使巴留捷克去後。旋

據稱該處地方嚴寒。八九月間即有雨雪封山。定於七月
會勘。恐不能竣事。擬酌改展會議之期。不過六月十五日
等因。業經行文該大臣等查照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十三日准軍機處交出烏里雅蘇台
將軍明誼奏會勘地界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會勘西界一事。既據該
大臣奏稱。自沙賓達巴哈達至浩罕邊界。經過四城。袤延
萬里。該大臣擬請分為兩路周查。係為迅速蕆事起見。自
應准如所請。惟中國既擬添派大員分赴西北兩路周查。

則俄國亦應添派分界官員○屆期分路前往○方可會同勘

議○當經臣等照會俄國去後○兹准照覆內稱本大臣未悉

該處地方情形○仍應交兩國承辦分界大臣○就近詳細查

勘情形○彼此商辦○除將照會鈔寄西悉畢爾總督外○仍請

行知二位明大臣○令其將如何辦理之處○照會塔爾巴哈

台領事官○轉行本國查勘分界大臣○以便會議等語○臣等

擬即行知該大臣等查照辦理○至該大臣奏請添派科布

多大臣一員○與該大臣同赴烏科二城會議之處○應請於

科布多參贊大臣錫霖幫辦大臣奎昌二員中○恭候

欽派一員○會同明誼辦理○

御批。著派錫霖會同明誼等妥為辦理。

丙午。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查於十月初七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本衙門現與英國卜大臣議定長江暫行章程十二款。又各口通商章程五款。即希該督妥為數辦。庶與條約相符。而課稅不致有虧等因。查詳加參覈。并揆諸地方情形。諸多窒礙。儻一意遵行。流弊無極。長江通商伊始。不慎之又慎。後即欲改。其跡已陳。蓋其中有專為上海計。而未為通商三口計者。有專為洋商獲益計。而不為內地稅餉計者。照章辦理。則長江無可立之關。無可徵之稅。並無可查之處。長江二千餘里。一任自來自去。毫

無覺察。各領事官堅執第七款不容盤查。以遂各商偷漏之計。既失利源。又失政體。不特弊竇百出。亦且後患無窮。查自洋商入長江後。內地貨物日漸昂貴。華商生計頓減。釐稅日見短絀。目前大有礙於軍需。後日更為民生之害。長江之利既為洋商占盡。長江之稅又為洋商漏盡。緣販運往來。洋貨少而土貨多。既不准收稅。又不准照條約查驗。沿途各處。既可隨意銷售。並可由狼山福山直出海門。不必迂途繞至上海故也。今稅歸上海一處。目前似覺較旺。然把長江各省各關之利。匯注一處。出口貨稅則大虧矣。將來洋商任意往來。日見偷漏。恐上海未能久享其益。

必至無術可制。所得不償所失。況上海數十里之外皆賊。安能保無弊竇。頻年兩湖安徽血戰之師。久已望餉若渴。以為漢關開徵之後。餉需無虞匱乏。得以盡力東征。迄今關稅尚未議定。即收子口半稅。而不抵釐金之一二成。求盈反絀。皆由上海之未能洞悉長江情形。為十二款五款章程所限故也。即如赫德所稱長江之稅。不由上海代徵。而歸於九江漢口自行收徵。則洋船皆繞無關之處偷越。則漏稅多矣等語。查漢口九江直抵鎮江。江面數千里。雖多支港湖汊。均不能駛出外洋。該船從何繞越。若謂上海為外洋進長江總口。查上海係由洋而逕達而入。非長江

總口。則置狼山福山於不問。洋船出海入江。聽其自由。豈必欲迂至上海納稅後。再進長江而至漢口。洋商雖馴順。恐不若是之愚。即英國於上海有所稽查。而他國未必皆肯奉行也。該稅務司赫德亦未熟悉長江形勢。意存迴護洋商地步。均所不免。去歲通商已及一年。由漢口發去之驗單。不下數百張。從未見上海繳回查對。聲氣隔絕。江蘇撫臣薛煥雖名為辦理長江各口通商事務。而僅辦上海一處。至九江漢口情形。從未過問。議及利弊。則洋船由長江直出外洋。不特上海不得而知。其曾否到滬。即漢口亦無從得悉。若由外洋直入長江之貨船可抵漢口。而上海

亦不得關。時下洋船抵漢口。並未肯呈出上海照票。其在上海曾否納稅。無據可憑。則漢口所發驗單。該船到上海亦皆未曾繳回。兩處隔膜。無從稽查。是豫存繞越之明證也。且漢口設關數月。即應徵出口之子口稅。並未交納分釐。出入船隻。亦未容管關員役稽查。江口出入之貨船。更不待問而知矣。該稅司赫德來楚。僅與笨會面一次。詳詢長江形勢。面訂出口入口稅則。赫德均稱近理。令其與辦理通商道員鄭蘭詳細商訂。赫德又未議覆。託言赴粵。即行下駛。如果楚省收稅於理不順。該稅司赫德必將嘵嘵辯論。何至默無一言。託故他去。此中情形。難逃

聖明洞鑒。總之漢口九江照海關例就地收稅。各清各款。按李報
部。以免牽混。可除百弊。可杜後患。可垂久遠。況洋商既斷
增長江各口岸而不納稅。無所節制。則長江處處皆可通
商。三口之說已為虛文。與天津條約別開口岸之議。更不
相符。夫漢口九江鎮江上海。同一歛收稅課。原無彼此之
分。然必深究利弊之短長。通籌大局之盈絀。為經久可行
之計。此絀而彼盈。猶可言也。此絀而彼未盈。其可久乎。今
事當創始。若不詳定條約。斟酌盡善。豈能久遠通行。苐身
經目擊。竊見漢關不設。則無可稽查。將來流弊伊于胡底。
既有所見。不得不據實直陳。非欺於上海意存畛域也。況

洋商同一完納出入口稅。於關粤上海長江無所區別。其堅執上海完稅之議。其意重於茶葉百貨出口。偷漏取巧不言而喻者也。如照暫行章程。則長江不過為上海虛設馬頭。毫無憑據。漢關月耗經費。從何籌支。行之日久。則漢關之稅無徵。上海之稅必絀。其中上下情弊。遠近情形。有不能不統籌全局。臚列陳之者。查第十二款內各口收稅情形。有窒礙難行之處。可隨時商議等語。當定議之初。原恐後日情形有未能悉合之處。彼此可互相商訂。謹將逐條應議之處。並應添入各條。逐款繕列清單。並繪長江入海圖。伏乞

聖明俯賜飭下戶部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各國公使再加
考訂。迅速分別更正。俾知遵守以裨大局。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單圖併發。
庚戌。江蘇巡撫薛煥奏。連日迎旗濱辰山天馬山等處之
捷。華爾戰功居多。查華爾係美理駕部落人。據稱向在本
國曾任武職。嗣辭官服賈。於咸豐九年偕弟華得攜資來
滬貿易。十年五月間。松江失守。蘇松太道吳煦訪求知兵
之人。記名道楊坊力薦華爾可任。吳煦見其人甚樸誠。即
令隨同官軍。收復松江。頗為奮勇。嗣又進攻青浦。受傷力
戰。亦著勞績。上年夏間。該道因各營兵勇施放洋槍。未能

嫺熟。遴選壯丁。設局松江。練放洋槍洋礮。即派華爾前往教習。並演西洋各項陣勢。半載以來。已教成一千二百名。此次疊經出隊。能以少勝多。吳煦以華爾膽識兼優。頗諳兵法。所教洋槍兵勇。業已著有成效。向來外國商民不隸領事者。均歸中國官員管束。華爾曾在該道及美國領事處稟明。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似未便抑其傾心向化之誠。特將原委縷晰聲敘。並請奏懇

賞給四品翎頂。仍令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以資鼓勵而裨戎行等情。具稟前來。臣查華爾產自泰西。來游中土。既輸誠而內附。復樹績於戎行。可否仰祈

天恩。俯予收錄。

賞給四品武職翎頂。以為慕義立功者勸。

諭內閣。薛煥奏洋人協同官軍勦賊出力。懇請獎勵等語。前次法國開礮擊賊。英國屯濠葑橋。在吳淞鎮及東西擺渡協助勦賊。均屬允篤友邦之誼。此次逆匪撲犯松江。復經美國人華爾帶領洋槍隊。直入迎祺濱賊營。列隊轟擊。斃賊千餘人。擒斬數百人。賊眾驚潰。復於本月初七日會合官軍。進攻天馬山辰山賊營。華爾首先衝陣。所向辟易。並將賊營十一座。一律踏毀。洵屬異常出力。華爾曾在道員吳煦及美國領事處稟明。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迨其勦匪助順。具見悃忱。華爾著賞給四

品頂帶花翎。仍令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並著薛煥

傳旨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美國人華爾疊次助勦出力。請賞

給翎頂各等語。美國人華爾為中國教演洋槍。並於迎旗濱天

馬山等處協勦賊匪獲勝。向慕華風。誠心助順。實堪嘉尚。已明

降諭旨。照該撫所請。給與該洋人四品頂翎。即著將此旨錄寄

薛煥。於奉到後。宣示以資激勸。至借助西兵一節。未據薛煥奏

報。日來經總理衙門與英法兩國公使籌商。據英國公使言派

兵助勦。事屬可行。惟可暫而不可常。當告以上海告警。以後業

經各路調兵。現因援兵未到。故須借助外國。一俟勦旅雲集。統

兵將帥得人。自可無須協助。至天津防務。則須俟購有輪船兵力方厚。該使臣亦頗首肯。惟於松滬吏治軍務頗多訾議。薛煥務當整飭率屬。以肅觀聽。激勵將士。毋任懈弛。庶免外國人輕視。至該國雖允助勦。亦未定能否心口相應。昨許暫開互禁。亦無非迎機利導。由為牢籠。以期得其死力。至法國使臣。則以前請將各省書院改為天主堂。未邀允許。頗為嘵嘵。此時雖未能任其要求。亦不能不設法籠絡。其果否助兵。尚無成說。並據該使臣言吳淞開破擊賊。係法國人之事。而論者則謂英法各員。協助勦辦。頗為不平。此固洋人氣量淺隘。亦見其務求實際。不尚虛假。此後薛煥等奏報軍情。斷不可稍有飾說。至現在與洋

人如何商議。已否得有眉目。並著一面辦理。一面據實馳陳。俾
總理衙門洞悉情形。可將該兩國曲為開導。其購買船隻一節。
前據赫德聲稱已函致李泰國令於伊國購辦。現復據英國卜
使照會。以從伊國購至中華路程遙遠。緩不濟急。知香港尚有
船隻可以購買。業已劄知赫德等語。即著薛煥詢問赫德。如果
可於香港購買。自較便易。其應需價值銀兩。並著速為籌備。毋
致臨時掣肘。

人

諭。本日據薛煥所奏。將美國人華爾賞給四品頂戴花翎諭旨一
道。著即錄寄薛煥。並著該撫確切查明。華爾實係在道員吳煦

及美國領事官處稟明。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如將來美國與所籍。即一面將此旨在滬宣示。一面據實馳奏。現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向英法各國使臣在京都。豫先設法講說明確。再交內閣發鈔。以免外國有所藉口。

二月。丁巳。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臣欽奉寄諭。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竟惟利是圖等因欽此。臣於上年臘月初四日接蘇州紳士潘曾瑋等信函。商借洋兵之事。臣比覆函言甯波上海。皆係通商馬頭。洋人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勝為笑。勝則後患不測。目前權宜之計。

祇宜借守滬城。切勿遽務遠略。謂蘇常金陵可以倖冀。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既借兵守滬。則當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等語。函覆該紳。並咨明撫臣薛煥在案。頃於正月十八日又接潘曾瑋等函牘。業已設立公局。會同英法二國防守上海。惟又稱洋兵調齊之後。勢難中止。不僅助守上海。並將助勦蘇州等語。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勦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如洋人因調船已齊。兵費太鉅。勢難中止。情願自勦蘇州等處。我中國當以情理阻之。婉言謝之。若該洋人不聽禁阻。亦須先與訂定中國用兵。

自有次第。目前無會勦蘇州之師。即克復後亦難遽撥駐守之師。事成則中國不必感其德。不成則中國亦不分其咎。英法二國。素重信義。一一先與說明。或不因見德於我而反致生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攻勦蘇常。未宜借助洋人等語。前據薛煥奏。江浙紳士呈請借用西兵勦賊。當因上海危急。諭令該撫酌辦。未據覆奏。洋人惟利是圖。難於共事。此時總理衙門與英法公使相商。亦惟以上海係通商之地。外國應協助中國防守之語。向其開導。並未令其助勦蘇常。該大臣所陳。與現辦情形。質相脗合。至購買外國船礮。或能辦有頭緒。該大臣務

遵前旨將應配官兵。早為籌備。以免臨時掣肘。

戊午湖南巡撫毛鴻賓奏。

國初海禁甚嚴。至今制度猶相與循守。如直隸山東江蘇之沙船。閩廣之烏船。必由該管地方官發給船票。沿海貿易。先驗船票。然後准其停泊。次驗報單。然後起貨。卽江蘇山東沿海小口地方官私收船稅。皆如此辦理。蓋於貿易中隱寓防閑約束之意。洋人制度。較中國尤為嚴密。臣覩通商條款所載上貨有准單。出洋有照單。以及呈驗報單剝貨走私等件。輕則罰銀五百。重則貨物入官。可見中外情形事同一例。商人習為固然。所至均無異議。長江三口深

入內地三千餘里。乃悉毀其防維。聽從往來貿易。無所稽查。而虛歸其利於上海。不過以近年上海關稅日有起色。合而見多。分卽見少。欲令利權總歸一處。以免侵漁。臣恐所以為上海計者其得甚微。所以為長江三口計者其失甚大。且有關然後能有稽查。卽前准鹽所設卡地必歸鹽政經管。未有此省設關。彼省為之稽查者。三口相距約不過千里。分段設關。卽分段稽查。照料旣易周詳。聲勢亦相聯絡。旣歸併上海一關。洋船往來三千餘里。自與華商交易。貨多貨少。各口不能過問。何從施其稽查之力。洋商氣勢尤極張大。惟安於納稅一節。設立領事官與監督會同

經理。從無阻難。若無稅之權。憑空稽查約束之。即在內地商人。皆知肆口相抵。何能施之洋商。漸而規避。漸而偷漏。而與內地商人朋比肆行。是一時網三口之利以歸之上海。將來因三口之便於走私。盡歸內江貿易。且並上海應徵之稅而亦空之。人何利之有也。明者慮遠而觀其大。臣竊憂之。三國通商條款。乃頒行天下之書。所議收稅章程至為詳晰。並無內江與海口分別辦理明文。以地勢言之。則長江三口與上海一口。江路已自分歧。以事理言之。則長江三口稽查收稅事件。尤應重於上海。內江通商章程。歸併上海收稅。實與條款所載互相參差。所議洋貨之

稅單。土貨之報單運單。辦理徒覺繁累。內江各口。實亦無所施其稽查之力。及今改圖。猶易為議。日久弊深。難謀設法補救。竊慮有所不能。現任兩江督臣曾國藩辦理軍務十年。無寸金尺帛之贈其家。清風亮節。人所共知。若長江各口。責令曾國藩派員徵收洋稅。必能求廉幹之才。持事理之平。以昭實際。

御批。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毛鴻賓奏長江收稅章程。急宜補救各等語。洋人惟利是圖。狡執萬分。能否如所奏辦理。尚難豫定。業經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再行知照辦理可也。

癸亥。三口通商大臣內閣學士崇厚奏天津自去春開辦通商以來。進口外國洋藥。照條約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並內地陸路洋藥。按照部議每百斤納稅銀二十兩。均已按例徵收。惟近來內地商人販賣洋藥。實為大宗生理。去年開埠後。等屢欲試辦抽釐。惟洋商多以中國加抽釐金。則洋商銷貨不暢。疊次請外國領事官阻止。以致旋議旋息。現在籌辦海防。添兵募勇。需餉孔急。於無可籌措之中。作竭力設法之想。等親向各國領事官等詳加開導。告以現在辦理防守。專為保護中外商民。所需兵餉。擬抽洋藥釐捐接濟。並指出稅則條約第五款內所載洋藥一經離

口。即為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等語。現在商辦捐釐。亦係向內地商人抽收。與洋商無涉。令其飭知各洋商遵照。該領事等始無異詞。現據照覆已轉飭各洋商遵照在案。并一面傳集天津販賣洋藥大宗商人十家。當面剴切曉諭。每洋藥一斤。抽捐正項耗羨各項費用銀一錢八分六釐。剴飭委員長啟等督飭該商董。認真經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寄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李鴻章招募各營。刻下既已成軍。若由陸路繞行巢縣和含。恐多阻滯。據京師總理衙門採悉洋人輪船。但能出貲。儘可雇用。並聞上海官紳。有雇就洋船。該大臣即咨商調取。或隨處雇覓。以利軍行。總使李鴻章之軍。能速抵鎮江。方為妥善。上海僻處海隅。情形岌岌。誠如所奏。舍借洋兵更無良策。節經薛煥奏到英法兩國。協同戰守。並有米人華爾。於松江與賊接仗甚為出力。當經明諭嘉獎。飭令薛煥迎機妥為聯絡。京師總理衙門。亦與各國住京使臣熟商勸導。協力守禦。尚形踴躍。惟能暫而不能常。滬瀆餉源較裕。一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後。即須撥派勁

軍往守。以保萬全。並可潛化洋人輕藐之心。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俄國條約第四款內載海路通商上納稅課等事。俄國商船均照各國與中華通商總例辦理。又續約第五款內載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各等語。上年春間。該國以條約內有照舊到京字樣。堅請京城通商。經臣等極力阻止。始行改赴天津貿易。揆其所以欲入內地貿易之故。實以華商在口與彼交易。諸多勒索欺負。彼心不甘。是以自欲運貨入內地貿易。惟俄國地處西北。其至中國貿易者。大半均

由陸路行走。其經過之恰克圖庫倫張家口通州等處。既
經行銷貨物。則應納稅課。不能不議定妥善章程。而該公
使堅稱陸運費用較重。斷難照各海口總例一律辦理。並
據該使照會內稱派幫辦大臣格凌喀酌議稅則。請臣等
亦派一大臣在京共議。臣等以稅務均非素諳。因令其赴
津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另議。而該使又以崇厚係管理
北洋三口。自庫倫等處至津各關卡。並非該大臣兼管。必
欲與臣等將大概章程議定後。始派天津領事官與崇厚
再將詳細章程數議。該公使與臣等初議。意欲納稅從輕。
蒙古地方則隨處可去。張家口則設立行棧。經過關隘則

處處免其稽查。臣等伏查俄國商人。向在恰克圖等處邊界貿易。必須華商轉運茶葉至恰克圖。與俄商彼此換貨。是茶葉實為北口外華商一大生計。今既准其進口貿易。若不照洋稅從重徵收。則華商之生計頓減。即各口之稅課有虧。又查庫倫一帶為蒙古錯居之地。其為庫倫大臣所屬者。向止車臣汗圖什業圖汗兩愛曼等處。此外蒙古各遊牧處所地方遼闊。部落繁多。均非庫倫大臣所屬。若照內地章程准令俄商隨地貿易。不特稽查難周。且設有搶攘案件。該大臣亦不能遙為辦理。又查張家口為五方雜處之地。距京不及四百里。若准俄商在彼設立行棧。勢

必致俄人日聚日多。歷久恐致釀成心腹之患。況陸路運貨。隨時隨地均可往來。若不設法嚴防。不惟易於偷漏。且恐近邊要地。滋蔓堪虞。是以臣等與俄國初議章程時。原擬徵稅從重。蒙古地不准任意行走。張家口不准設立行棧。陸路通商。如處處皆有稽查。方能與之定議。無如臣等從上年春間起。與俄國公使巴留捷克等往返商議。不下數十次。始而該國欲於古北口獨石口任意行走。繼而張家口欲多留貨物行銷。並欲設立行棧及領事官。至於應納稅課。該國深知華商應交之正稅甚輕。必欲援照華商辦理。且自口至津各關隘。不顧中國官吏認真盤查。臣等

興之反覆爭論。甚至舌敝脣焦。而該使於一字一句之間。利己者益之。不利己者去之。是以彙經屢易。數月之久而不能定妥。誠以該國之願望太奢。臣等實有不敢過事遷就故也。迨本年正月間。該國公使復與臣等重加斟酌。見臣等力持定議。該國始允進出貨物。照華稅從重徵收。張家口不再設立行棧及領事官。其陸路行走。亦任憑中國官吏盤查。均照臣等原議。惟蒙古地方貿易一節。該國則必欲隨意行走。且聲稱俄商私與蒙古貿易已經有年。臣等與之再三辯論。該公使堅執如前。甚至決裂。臣等公同商酌。值此四方多故。自不便因此一節。致啟釁端。因查蒙

古各部落。中國實有設官不設官之分。其設官之蒙古地方。如伊犁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庫倫等處。皆有將軍大臣駐紮。如俄商前往貿易。自當能設法稽查。因准其持照前往貿易。此外未設官之蒙古地方。如俄商前往貿易。設有事端。應與中國無涉。反覆駁斥。該公使始將此大意寫入章程內。與臣等酌議。定出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內如蒙古地方。祇准前往中國所屬設官之蒙古貿易。張家口地方。祇准酌留貨物十分之二。不得設立行棧。俄商運俄貨至張家口。或天津。進口正稅。祇准照各國稅則酌減三分之一。由南省海口運貨至天津。令交一復進口半稅。任

天津通州買土貨。令交一正稅。在張家口買土貨。令交一半稅。往來運貨。令領取蓋印執照。均限六箇月內繳銷。是皆於無可禁止之中。精寓防閑之法。雖不能盡去弊端。然已較之該國原議。稍有限制。臣等擬卽照此先行試辦。並於條款內聲明五年後再議。仍恐稅務未諳。疏於防範。將條款咨送戶部。詳爲覆覈。旋據戶部覆稱均屬妥密周詳。臣等因於二月初四日與巴使將漢字俄字章程各一分。畫押蓋印。應卽行知各處地方官遵照辦理。至於詳細章程。應由崇厚就近與俄國天津領事官孟第妥議。續入章程之後。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據崇厚呈稱官兵於正月二十三日到津。因與英國總兵斯得弗力商定中外各官員數。惟該國原擬派官七員。此次則添出十一員。據云教演之員愈多。則教藝愈為得力。崇厚不能不稍事牢籠。亦於三營派去章京六員之外。復揀出有頂空丁五名作為帶隊官以如其數。至兵丁以十二名為一隊。分作六隊習槍。三隊習礮。每日操演二次。數計原挑官兵一百二十六員名。挑出帶隊官十一員。練習槍礮兵一百八名。尚餘兵七名。不能成隊。仍責令輪班跟同演習。惟各該營章京等初與外國人見

而。一切未能熟悉。復於天津鎮遴委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幫同各該營章京認真經理。並遴委文委員二員。辦理操演一切事宜。至各官兵等應給鹽糧口分。酌擬每正副參領暨空花翎一員。月給銀十八兩。其添派之守備即照參領等支給。每前鋒校護軍校一員。月給銀十二兩。其添派之把總即照前鋒校等支給。其副護軍校藍翎長並額外護軍校等官。即照兵丁一律每月給銀六兩。文委員二員。每月給銀十八兩。外國官弁除統教不支薪水外。其總教官二員。每月給洋銀三十元。分教官十五員。每月給洋銀七元二角。通事三名。每名月給洋銀六十元。統共每月需

支銀九百四十二兩。洋銀三百四十八元。現已飭天津道在鹽斤復價並天津義館鹽捐項下動用。由該道歸入海防經費案內開銷。以歸畫一等語。並造册咨送前來。臣等查所派中國各營弁兵共計十六名。委員二員。兵一百十二名。雖與臣等原奏官兵共一百二十六員名之數。微有不符。惟與外國人共事。不能不示以大方。似不必計較錙銖。迨為草創。至每月給發銀兩。並外國官十七員。通事三名。統計數目。均覈與該大臣册報數目相符。此項應支銀兩。臣等前奏令在天津鹽捐項下動用。今該大臣呈稱已飭天津道在鹽斤復價及天津鹽捐項下動用。歸入海防

經費案內開銷等語。事竣應由戶、部查覈。先由臣等飭令

該大臣將官兵銜名花名造具細冊。分咨戶部兵部存案

備查。至此次官兵。係為學習技藝並兼固海防起見。應請

飭下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認真操練。不得虛應故事。其該官

兵等與外國人交接。尤應密加防範。勿令滋生事端。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正月二十一日據左營廣渠汛禀報。有英

國人一名。車九輛。由天津來京。進廣渠門。又據南營西河

汛禀報。英國人岳百四德。帶跟役于香亭。田錦堂。李姓三

名。由天津載洋貨來京。進廣渠門。往歇西河沿義成店等

情。臣等當派南營參將伊靈阿前往確查。旋據稟稱英人岳百四德已由天津。所存貨物尚未賣出。將貨物數目開單呈遞前來。正在嚴辦間。又據西河汎稟報。二十四日有英館當差內地人王魁。赴店起貨。當即派兵跟蹤前往。見王魁將貨物送至館。旋即拉出。復送至法館等情。臣等以英國人車輛進城。並不徑送該館。迨由客店拉送該館。一經查詢。又將貨物拉送法館。種種情節。均屬可疑。隨派臣衙門行走之步軍統領衙門郎中主事成林。赴英法兩館設法探問。旋據英國威妥瑪函稱。錄取王魁口供。據稱因與于香亭素識。曾至義成店看貨。並無赴店起貨情事。或

者于姓指王魁名誣稱亦未可定。又據法國德爾位五稱。玻璃四十箱。零星用物一箱。不知何人漏稅。擅假法國名簽撞騙。請派員赴館覈辦等語。臣等查漏稅貨物。自應照例入官。隨派成林會同崇文門委員。帶領查稅差役。赴法館將貨物全行起出。其由天津運貨進城之腳役于香亭等三名。成林面向德爾位再三研詰。據德爾位簽稱。現已不知逃往何處。應俟緝獲到日。再行辦理等語。至起出之玻璃四十箱。現交內務府以備應用。其零星用物一小箱。所值無多。已咨行崇文門領取。照例變價充公。

御批。依議。

戊辰。吉林將軍景綸副都統麟瑞奏。據琿春協領台斐音阿呈據巡邊六品頂帶依爾杭阿報稱。兹有俄人四名。分駕馬爬犂二張。馳抵摩闊崴。登岸遊行。當經派弁等向其攔阻。詎有一人微通漢語。蓋言進街貿易。查其所載。並無貨物。攔勸不返等情。報經該協領隨派佐領溫珅阿迎阻。告以琿春地瘠民貧。無物可換。相距別城。亦甚窵遠。況稱貿易而來。自應按照和約。在交界地方約期開換。未便越界漸行。如是理辯至再。始據俄人遞出漢字一紙旋回。恐有復來之意等情。呈由該協領據情飛送前來。仐等詳閱其字。詞意難辨。上年界址畫清。自應永遵勿替。且查和約

第四條內載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自係專指交界之處而言。並無載有准入市集字樣。兹俄人並未攜帶貨物。假託貿易為辭。强欲進街。顯有影射之弊。除飭琿春協領台斐音阿遵照和約。據理開導。萬勿激滋事端。並將遞到漢字一紙。封送軍機處。暨呈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己巳。江蘇巡撫薛煥奏。臣因洋槍兵勇甚為得力。飭名常勝軍。飭蘇松太道吳煦督帶。記名道楊坊會同華爾管帶。並續挑精壯兵勇歸併練習。以期日漸增多。均成勁旅。

自正月初五初七等日逆匪大受懲創。退踞天馬山後陳坊橋等處。升用副將署提標中營參將李恒嵩復於初八初十等日乘勝攻破天馬山後賊營七座。陳坊橋等處賊營九座。敗匪退入青浦城中。松江情形稍鬆。惟浦東賊踪徧地。距滬城祇一浦之隔。其大股盤踞高橋鎮。意欲斷我吳淞要隘。疊派官軍分起進勦。均未得手。臣飭吳煦飛調華爾帶常勝軍來滬。華爾先於十八日邀同英國水師提督何伯。假扮西洋打獵商人。親入賊巢。察看周圍形勢。歸與楊坊同至松江挑選奮勇五百六十名。駕坐輪船抵滬。二十三日黎明直泊高橋之天鐙港口。預約英水師提督

何伯。法水師提督卜羅德。各帶槍礮隊伍。並礮船舢船十一隻。齊抵該處。以礮船排泊浦濱。華爾於長刺率隊登岸。首先衝入高橋。英法二國隊伍。列陣於鎮之西路。逆匪在環鎮各村。分築巨壘六座。西面一村為賊首巢穴。遂以常勝軍徑撲該村。賊開槍礮拒敵。我軍以洋槍連環轟擊。副領隊美國人白齊文撲進賊巢。奪刀連刺數賊。被賊刀傷左臂。仍即裹創力戰。槍隊一擁直前。立斃五百餘賊。華爾同時分攻鎮東第二村。殺賊三百餘名。轉至第三村。賊黨且拒且退。擊殺尤多。尚有居中一大村。環築土垣。礮臺分列四門。內匿賊匪萬餘。憑險堅抗。疊開槍礮。即經英提督

何伯帶隊馳至。與常勝軍易地而陣。戰酣之際。英法二國隊伍各開槍礮。常勝軍轉至鎮西對賊之礮臺。隔濠力擊。壘戰兩時之久。我軍間有傷亡。華爾冒煙直進。登時攻破賊營。與賊巷戰。殺賊一千五百餘名。該鎮民居稠密。餘賊分匿深屋。我軍間段縱火。偪賊出巢。急以洋槍環擊。斃賊尤多。凡係新擄短髮及男女難民。悉令聚立一處。派勇看管。一面轉至鎮北一村。該逆負嵎抵拒。亦經常勝軍立時攻入。砍殺賊匪二百餘名。餘皆奔逃。另有鎮東一大壘。共屯三千餘賊。因見各村皆破。賊勢窮蹙奔逃。華爾督隊會合英法將士向東南窮追。疊有斬馘。追出三十餘里。沿村

捦捕。已集一賊。中刻收隊。同至高橋。查出被擄難民二千餘名。酉刻約同英法提督整隊回滬。是役也。華爾與英法兩國提督所帶兵勇。不過一千五百餘人。而敵悍賊二三萬之衆。攻破賊壘六座。毀臺五十餘處。殺賊三千數百名。生擒五百餘名。並據所獲逃勇供稱賊首吉慶元受傷墮馬而斃。現稱近浦各賊。皆已聞風逃遁。仍俟士卒稍事休息。再行規取浦東各城。以安民生而保疆圉。

諭內閣。薛煥奏。浦東逆匪。偪近上海。會同英法兩國剿除高橋賊壘。大獲全勝一摺。逆匪自經官軍擊敗後。退踞天馬山後及泖坊橋等處。正月初八初十等日。參將李恒嵩率勝攻破天馬山

後及陳坊橋等處賊營。敗匪退入青浦城中。其浦東大股盤踞高橋。意欲斷我吳淞要隘。美國人華爾約同英國水師提督何伯。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各帶中外槍礮隊伍。並礮船輪船。排泊浦濱。華爾率隊登岸。首先衝入高橋。徑擣賊背巢穴。以洋槍連環轟擊。副總領美國人白齊文。撲進賊巢。裹創立戰。槍隊一擁直前。斃賊五百餘名。華爾轉戰第二村第三村。殺賊尤多。英法二國隊伍。各開槍礮。攻擊居中大村。華爾冒煙直進。立將賊營攻破。巷戰殺賊一千五百餘名。其鎮北一村。亦同時攻入。斃匪二百餘名。鎮東太豐屯賊。窮蹙奔逃。華爾會同美法將士追殺三十餘里。立將該鎮賊壘全行埽蕩。英法兩國。前在上海幫

同勦賊。已獲勝仗。此次因浦東賊氛竄偪。復與美國人華爾約同助勦。大挫賊鋒。足見友邦誼篤。始終不渝。嗣後如總有協勦出力之處。仍著薛煥隨時迅速馳奏。以彰中外和好之意。

薛煥又奏。據英夷稟稱。華爾所帶常勝軍。有副總領白齊文係美利堅國鈕要籍貫。來至中國貿易多年。前歲華爾帶勇攻克松江。進勦青浦。曾邀白齊文幫辦。極為出力。上年設局教練。本年攻勦迎旗濱天馬山等處。白齊文衝鋒陷陣。勇往直前。此次高橋之役。又經首先衝入第一賊壘。奪刀連刺數賊。被賊砍傷右臂。猶復裹創力戰。竟破賊營。實為教習中最為出色之人。查白齊文原係美國部

鈕要地方人民。向無領事在滬。應歸中國官長管轄。今在
該道衙門具稟立案。願伍中國編氓。跡其平時舉動居心。
亦甚端正。由記名道楊坊具保請援華爾成案。願懸鼓勵
等情。臣查華爾與白齊文。均係外國之人。輸誠內附。宣力
戎行。能否始終不渝。臣固未敢必。惟是教練兵勇。以備
禦侮折衝之用。正須廣羅材技。方能日起有功。華爾勇敢
有為。亦深賴白齊文同心協助。當此用人之際。似應獎勵
從優。合無仰懇
天恩。一併准予收錄。
賞給四品武職。

諭內閣。據薛煥奏。美國人華爾營內副總領白齊文。前經隨同攻
勦逆旗濱天馬山等處。衝鋒陷陣。此次官軍進攻高橋。白齊文
首先衝入賊壘。被賊砍傷右臂。猶復裹創力戰。疊破賊壘。實屬
異常出力。該副總領並在蘇松太道衙門稟明。願爲中國編氓。
宣力戎行。足徵忱悃。白齊文著賞給四品頂帶花翎。與華爾一
併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並由薛煥傳旨嘉獎。
薛煥又奏。據吳煦稟稱。正月二十二日。有英國領事官參
華陀。遣繙譯官阿查理來道面稱。歲前該國商人費理查
由漢口雇船裝貨回滬。經由福山迤西三十里地方。被南
岸逆匪所泊廣艇截留。現經英水師提督何伯。督帶破船。

駛往該處奪回貨船。將賊船五隻全行焚燬。逆匪均已竄遁。擒獲逆首林朝光偽印三顆。送呈查驗發還。並請速派兵船駐泊該處。何伯亦派破船前往。會同往來巡哨。以杜該逆侵犯等語。臣查長江本有水師戰船。防守要隘。祇以地形延袤。該逆出沒靡常。致有占泊口岸。阻截商船之事。該英國武員焚燬賊船。並願派船輪同巡哨。固為保護洋商起見。亦足見其助順之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賊匪盤踞高橋鎮。經英國水師會同常勝軍攻剿獲勝。美國人白齊文衝鋒陷陣。最為出力。既據奏稱願為中土編氓。自應從優獎勵。除英法兩國及華爾出力之處。另

行明降諭旨外。茲將賞給該洋人四品頂帶花翎諭旨一道。發交薛煥。即由該撫將此旨及前發去華爾獎勵諭旨。一併在滬宣示。洋人助勦固屬得手。亦難久資其力。值此聲威數振。賊膽漸寒。即著薛煥督飭官軍。實力攻勦。其福山等處江面。並著嚴飭鞠耀乾等。會同英國水師迎勦。無稍疏忽。至以後薛煥具奏外國助勦情形。務須據實直陳。不可有一字虛假。洋槍隊如能得力。即著多挑丁壯。交華爾等教演。庶兵既精而力不薄。可當大敵。

癸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准俄國照會內稱。中國出口甎茶等貨。應定稅則。查各國稅則。每茶葉百

斤。抽税二兩五錢。即指白毫紅茶青茶黃茶而言。各國商民置買出口。惟俄商兼用甎茶。其價購自上海。每百斤值銀二兩五錢。若按税則每百斤亦納二兩五錢。是每價百兩。亦抽税百兩。應請飭行三口通商大臣與領事官將甎茶一項。及與各國不符之處。一併議定正税等因前來。當經臣等咨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妥議辦理。並於前次具奏俄國陸路通商章程摺内聲明詳細章程。應由崇厚就近與俄國領事官孟第妥議。續入章程之後等因在案。茲據崇厚咨稱。與俄國領事官孟第議定。續增税則。繕具漢文俄文各四分。公同蓋印畫押。除俄國備存各二分。崇厚

備存各一分外。將繕具漢文俄文各一分咨送前來。臣等當即刊刷條款並續增稅則。照會俄國住京公使巴留捷克。轉飭各口領事官一體遵照。該公使均已允從。惟因前定俄國陸路通商章程。係由臣等與該國公使公同畫押蓋印。此次續定稅則。係由崇厚與領事官孟第畫押蓋印。仍請由臣等與該公使加蓋印信。公同畫押。以歸畫一。所昭信守。

御批。依議。

乙亥。閩浙總督慶端奏。據英國住紮福州領事官星察理照會。以福州口每年洋船進出時。屢有衝礁破壞。請在福

州口洋面白墩上建一光明大石塔表。自白墩至羅星塔。
共設大小浮樁二十處。石塔表三五處。插立木桿。上置龍
箕為標。共需工料銀一萬七千兩。白墩上光明塔表。最為
緊要。請即先行興辦等情。當經本批飭福建省會總局司
道最明委勘詳辦。旋經該司道飭據署閩縣知縣李鍾霖
委員候補知縣高清泉等。會同英國領事馳赴福州口內
外港面。逐段履勘。將應設塔表浮樁木桿處所。逐一繪圖
註說呈送。並據該委員等與英領事星察理商定白墩石
塔圖式。名匠撙節估計。實需工料銀二千五百四十三兩
四錢。經星察理擇於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興工。等伏

查天津和約第三十二條內開通商各口。分設浮桩號船塔表望樓。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又上海善後條約第十條內載分設浮桩號船塔表望樓等事。毋庸英官指薦干預。其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等語。茲福州一口進出洋船。屢有衝礁破壞。以致商人失利。據英國領事官呈察理請在白墩等處設立塔表浮椿。核與天津上海條約相符。應如所請辦理。至英領事原估應辦各項工程。共需銀一萬七千兩。現在委員等會同履勘。將白墩應建大石塔先行起造。實需工料銀二千五百四十三兩四錢。並應查照和約條款。在於閩海關船鈔項下撥給領辦。

其餘各處應建甎石塔旗桿浮樁等項。另由省局司道督飭印委各員確估。再行覈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子。工部尚書王慶雲奏。洋煙流毒。百有餘年。犯者滋多。禁之匪易。與其虛設例禁。而財貨外流。不若酌取稅釐。而度支有益。則洋煙收稅。亦時勢所趨。未易驟絕也。在平民或身習一藝。或家有餘貲。吸煙者減衣食以恣嗜好。變壯健而為疲羸。害祇一身。罰不及眾。若夫文武官弁。士子兵丁。則元氣攸斷。不容受病也。蓋官弁各有職司。日不暇給。嘗見吸煙之輩。俾晝作夜。案牘塵封。精神綿弱。往往公事

廢弛。雖洛丁爺。此其弊至於吏治因循。則官弁吸煙宜禁
也。士子圭璧其身。經綸其志。當思力圖上進。成大器以宣
力
朝廷。備德望以表率鄉里。嘗見吸煙之輩。學業荒蕪。光陰虛
擲。往往中途變節。豪爽者即於陰柔。邁越者流於卑鄙。如
隕深淵。末由自拔。此其弊至於人才零落。則士子吸煙宜
禁也。至若武弁兵丁。尤重精力。嘗見吸煙之輩。日耽安逸。
弓馬荒疏。平日從公。已難得力。及至調發軍前。口糧所支。
須急鴉片。而賤斬米。煙癮既發。不能養精銳而赴戎機。此
其弊至於武備廢弛。則兵丁吸煙宜禁也。臣憶咸豐九年

四川總督任內洋藥奉文收稅。准部議章程。官員兵丁與
販收買吸食者。仍照定例辦理。是煙禁原未盡弛。現在官
員吸煙者不少。兵丁尤多。而兩年以來絕無以吸煙發覺
者。則例禁設而積習莫挽也。臣以為
朝廷不禁則已。禁則在於必行。非與以嚴實查辦。而第設照
例辦理之文。斷不能使未犯者不染。已犯者更新。惟有寬
其科條。使之戒革。嚴其限期。予以自新。庶幾辦理可收實
效。蓋污染已深。厲禁不能猝止。不若轉移以漸。積習日見
消除。相應請
旨嚴禁官員士子兵丁均不許吸煙。其有已犯者。限一年戒革。一

年限滿。或因體氣素弱。疾病相遘。不能革除。便當飭踈去官。與平民均在不禁之列。並由該營上司嚴加查覈。如有留戀煙趣。混跡仕版者。不論現任候補削職閒曹。有無癈弛政務。概黜計典有疾例休致。不復問其餘罪。士子責成學政教官查覈。犯者以不守卧碑論。鄉會場內在號吸煙者以犯規論。不得取中。兵丁吸煙不自告退者。即不操公。亦予斥革。夫洋藥業已收稅而復禁止。法令似為兩歧。不知酒已收稅而官員或耽麴糵。每列彈章。優伶例所不禁。而官員士子狎優均干例議。蓋為

國家優異之人。非平民可比也。而其人復按籍可稽。易於考

亂。一經嚴立制防。不至肆無忌憚。即犯者不能悉除。而小子後生可以知畏。查覈閒有倖免。而懲一警百。常欲自新。持以久。化以漸。平民亦必恥染舊污。自為約束。無求治太急之處。而得默化潛驅之實。則

聖治日新。頹風漸革矣。

丁丑。江蘇巡撫薛煥奏。正月二十九日。華爾邀同英國提督何伯酌帶隊伍。由閘行渡江。查探賊營。周視蕭塘鎮。見該處賊壘堅固。窄濠兩道。外濠埜排鹿角。內濠密布竹籤。大路各築礮臺。小路砌牆塞斷。該逆猜為擄獻。觀望未敢出巢。華爾故作疑兵。從容收隊而返。三十日。復帶常勝軍

七百五十名。復約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各帶兵五百。車礮七尊。輪船十一隻。齊抵閔行鎮。二月初一日黎明渡過浦南。率隊登岸。近偪賊卡。外國兵列於該鎮西北。常勝軍列於西南。對準賊營。火器齊發。賊眾憑壘抵拒。槍礮子落如雨。華爾屢撲賊濠。疊受槍傷七處。該逆堅伏不出。相持兩時之久。幸英法車礮猛烈。西北賊勢漸靡。華爾遂與副領隊白齊文分路帶隊。涉濠而過。登時攻破西南礮臺。外國兵亦乘勢撲入會合。與賊巷戰。斬馘千有餘名。另有賊黨深匿民房。白齊文首先搶入。為槍彈擊中右脾。針穿小腹。透左胯而出。當即救回。華爾仍率隊焚燒賊巢。踏

毀破臺五座。殺賊不計其數。並陣斬助賊夷匪十餘名。餘賊再三回撲。常勝軍以洋槍直前奮擊。並先於東南路大屋中埋伏槍勇兩隊。齊起截殺。賊始大敗而逃。我軍追逐數里。收隊回至蕭塘。查點常勝軍陣亡九名。受傷二十四名。英兵受傷二名。法兵受傷二名。該鎮內外共斃賊二千餘名。生擒七百餘名。救出難民一千餘名。當華爾衝進賊卡之際。有南橋逆眾來援。李恒嵩等帶隊合力兜勦。擒斬甚多。餘皆奔潰。華爾正與英法將士會商進攻南橋。旋適接據松江寶山各營稟報。該逆分股四出。撲犯泗涇七寶月浦野雞墩等處。各防出隊迎擊。連日均有斬獲。又據金

山縣窠嘉善平湖之賊。水陸並進。意圖竄犯泖淀。因令華爾率常勝軍暨同松江。並飭各軍均同原防。徐圖進取。臣查蕭塘鎮貼近浦濱。據逆山悍之黨。聚集於此。意在窺波閒行。以遂其東竄上海。西犯松江之志。此次痛加勦洗。立除肘腋之憂。賊膽既寒。軍心亦振。實與高橋之捷均於大局有裨。惟偽忠王李秀城處心積慮。覬覦滬城。辰下分途竄擾。牽制多方。欲使我軍分顧各陸。不能厚集兵力。勢必蹤來大股。猝然豕突狼奔。所賴常勝軍以少勝多。頗爲該逆所畏。是以飭令養精蓄銳。備豫不虞。庶可先聲奪人。以挽危機而當大敵。至華爾衝鋒陷陣。奮不顧身。雖受多傷。

仍不稍卸。竟能埽平賊壘。實為出力異常。優蒙

諭旨寵獎。

賞晉頭銜。益當感激奮興。力圖報稱。白齊文受傷甚重。現飭赶緊

醫調。

諭內閣薛煥奏官軍會同英法兩國。剿除蕭塘賊壘大獲勝仗一摺。四品翎頂華爾。自攻破高橋鎮賊匪之後。即進擣蕭塘賊營。二月初一日。華爾率常勝軍並約會英法兩國提督。各帶兵弁船礮渡過浦南。對準賊營。火箭齊發。賊眾憑壘抵拒。槍礮如雨。華爾身受槍傷多處。與副領隊白齊文分路帶隊涉濠而過。攻破西南礮臺。英法二國弁兵。亦乘勢搶入。斬馘千有餘名。另有

賊竄深匿民房。白齊文首先搶入。槍子擊穿右臂。受傷甚重。華
爾仍率隊焚燒賊巢。踏毀賊壘五座。殺賊不計其數。另股南橋
逆眾來援。亦經官軍分路兜剿。捦斬甚多。共斃賊二千餘名。生
捦七百餘名。救出難民一千餘名。辦理甚為出力。著薛煥督飭
各軍。乘勝進攻。力圖埽蕩。四品頂翎華爾。白齊文。衝鋒陷陣。奮
不顧身。雖受多傷。仍不少卻。實屬異常出力。華爾。白齊文均著
賞加三品頂帶。並著薛煥傳旨嘉獎。
諭軍機大臣等。中國借外國兵力。原屬一時權宜之計。必須能自
振作。方可使之同心協力。助我兵威。若專恃外國之助。而我兵
觀望不前。尚復成何事體。風聞參將李恆嵩近頗畏葸。並有冒

功情事。薛煥何以未經叅奏。如實有此等事。亦足為外國人所
恥笑。此時藉外國兵力為援。必須賞罰嚴明。方足以示大公而
昭激勸。嗣後不能不借資英法之力。亦須派隊協勦。不可坐觀
成敗。致外國嘖有煩言。因而觖望。辦理更形棘手。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
臣字寄。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逆匪於寗波海口擄掠釣艇等因欽此。又正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昨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購買外國船礮等因欽此。仰
見
聖謨宏遠。思患預防。敢不欽遵辦理。惟查楚軍水勇。多係兩湖土

者。距江近而距海遠。所用師船。不過長龍三板快蟹之類。但能泛江不能出洋。上年七月。臣覆奏摺內所稱俟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即令學習駕駛司放礮位。亦言用之於江面。而非言用之於海中也。江與海雖同一水面。而風濤迥別。氣候各殊。自崇明出口。繞至上海。非熟習洋面之人。即有寸步難行之勢。臣去年覆奏之後。尚未將學駕輪船之說。宣示各營。蓋其固於風土之習。既遷地而弗良。而其缺長洋人之心。尚扞格而難入。今強之試登輪船。或可勉勉為之。若強之遠出洋面則難矣。髮逆所擄之人。多係江楚小民。以臣愚料之。必無遽能縱橫海上之事。臣忝任江

皆。本有海疆之責。撥兵勦賊。亦係分內之事。無如所部勇丁。並非生長海隅。勢不能遠於重洋用武。不敢不據實陳

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購買洋船。須配兵勇。諭令曾國藩先行籌備。茲據曾國藩奏楚軍水勇。僅能用之江面。未能強令出洋等語。現籌購買外國船礮。本擬用於江面勦賊。並非施之海洋。惟楚軍由江北赴滬。陸路多梗。故有由海道前往之議。至外國船隻向稱堅緻。而英法住京公使。則稱凡上海等處洋商所售船隻。均不可恃。必須於伊等本國及香港購覓。方可利用。此時伊等已函致各該國帶兵頭弁。幫同物色。並風聞曾國藩派

員到上海買得一隻名博雲者。即係萬不堪用之船。薛煥前購
糧餉赴浙。未能送到。買係此船誤事等語。購船一事。諒可即有
頭緒。所有應配兵勇。仍著曾國藩先事豫籌。其如何赴滬。臨時
再行酌辦。上海被匪竄伺。勢不能不借洋人之力協同守禦。曾
國藩亦曾奏及。至規復蘇浙失陷地方。自應別籌良策。前據薛
煥奏稱。江浙紳士殷兆鏞等。呈請借助西兵。規復蘇常各屬城
池。當以該紳士等情殷桑梓。或非無見。諭令薛煥酌度情形辦
理。茲據恭親王等奏稱。江蘇紳士潘曾瑋帶同浙人龔橙復由
滬航海來京。訴稱鄉閭被陷。懇請借用英法等國官兵。速籌規
復。已諭令總理衙門向各該國住京公使籌商。惟上海為洋人

通商之地。借助尚屬有辭。若攻勦內地賊匪。輒欲用外國兵力。揆度洋人情形。雖不致遽有他虞。而軍行餉隨。一切供用之煩。亦恐萬難措注。以該紳士等情詞懇切。固難重拂輿情。亦須顧全國體。此事是否可行。即著曾國藩悉心籌酌。迅速馳奏。

湖南巡撫毛鴻賓奏。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准戶部議覆廣東巡撫耆齡奏。抽茶葉落地稅一摺。飭臣等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臣查湖南自咸豐六年辦理茶捐。洋莊紅茶。除山戶釐金外。經茶商採做成箱者。每箱收銀六錢。咸豐十一年。添設東征釐局。加收三錢。積年辦理無異。若復添設落地稅名目。於商民俱有不便。且大箱繳銀一兩四錢。二五

箱徵銀七錢。為數參差。皆軼浮於半稅。而每處派員會同地方官經理。勢不能無煩擾。是所稱落地茶稅名目。斷難施之湖南也。至於子口稅應歸湖南徵收。湖南辦理茶捐之始。並未奉到徵收子口半稅明文。是以奏准每字號、完稅至二百七十兩以上。給予從九職銜。以期商民之踴躍。此卽仿照落地稅之法。變通辦理。咸豐十一年。英商保順德利等行赴聶家市採辦紅茶。持有蘇松道照會。內稱正雜各稅。槪歸上海徵收。其時內地商人。多有假冒洋商。希圖免稅者。當經該局紳員。以奏准辦理茶捐之案。非蘇松道所能逕制。仍令按照稅則完納。洋商允從無異。詞本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照通商章程○臣因查咸豐十年頒刻三國通商條款○引道光二十一年五口通商議定子口半稅○出洋土貨○由所經第一口完納○湖南紅茶赴漢鎮總匯聶家市○正符條款所載繳收子稅之地○洋稅則例○每紅茶百斤○繳銀二兩五錢○子口半稅○繳銀一兩二錢五分○紅茶大箱向定七十七斤○子口半稅○應繳銀九錢六分二釐五毫○湖南釐稅及東征釐稅兩項○合繳銀九錢○比較條款所載繳收子稅之數○每箱尚短收銀六分二釐五毫○若仍准湖南辦理茶捐○則當於岳州一卡添收子口半稅○第按之通商條款○恐有隔礙○若即以茶捐改充子稅○則當仍照半

稅之例。每箱徵收子稅銀九錢六分二釐五毫。停止茶稅捐條。其湘潭等處茶莊運赴粵海關出洋者。均照此辦理。聶家市等處無與洋人通商明文。仍須由內地商人裝箱販運。凡屬採買紅茶。運赴通商各口。裝載出洋者。在採徵裝箱地方徵收子口半稅。後經過口岸。概不完納釐稅。以符通商條款。其運販內地不出洋者。仍照舊章將應徵各口釐稅照例完納。洋商亦不得私相包庇。以杜弊端。總之條款所載子稅歸起運地方徵收。實為簡便要法。應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住京大臣。轉飭各口領事。湖南出洋茶業。應繳子口半稅。歸併裝箱起運地方。按照條款徵收。

其關廣江西湖北等處。能否一律辦理。臣不敢知。惟湖南出洋茶葉經過地方。應免完納釐稅。宜由各卡委員驗明茶票。依照條款辦理。以免重徵。庶使洋商及內地商人自行運販。兩有區別。免致多費脣舌。而於收釐籌餉章程。亦不致有關礙。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